

時文
天下

叶文玲读本 浪漫的黄昏

叶文玲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人生晚年而活得浪漫，实为
大幸福也。

叶文玲

時文
天下

叶文玲 浪漫的黄昏

叶文玲◎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浪漫的黄昏 / 叶文玲 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6.6

ISBN 7-5387-2120-7

I. 浪... II. 叶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3893 号

浪漫的黄昏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5638648 发行科: 0431-567778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	337 千字
印 张	19
版 次	2006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作者简介

叶文玲，女，浙江省玉环人。

1958年发表处女作，至今已创作出版700余万字40本作品集。其作品曾获海内外多种奖项。精选382万字的8卷本《叶文玲文集》，1998年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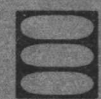
其代表作有小说《心香》、《浪漫黄昏》、《无梦谷》、《秋瑾》、《敦煌守护神常书鸿》等；散文《乌篷摇梦到春江》、《不了情》、《未园之梦》、《有你不寂寞》、《枕上诗篇》、《美韵无限千岛湖》、《妖尽人间春》等共结集40余部。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，省文联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。曾任第六、七、八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；现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；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，浙江大学、浙江传媒学院兼职教授。



叶文玲读本
浪漫的黄昏

人生晚年而悟得浪漫，实为
大幸福也。

叶文玲



录

1 浪漫的黄昏

51 三眼坎

99 青灯

157 小溪九道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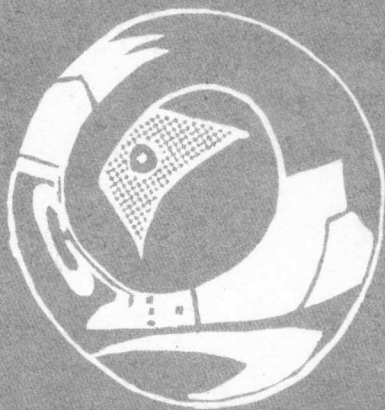
219 凌水仙

265 尖顶楼



浪漫的黄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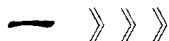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是间隔多少时日的后来，在兰桂舞台开拔后的许多时日，『小筱丹桂——尹如婵』，仍然是镇上人，特别是镇上女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；自那以后，女人们也都分外地痴，分外地多愁善感起来。



女人永远是我的最高超圣洁的“灵感”——老前辈冰心的这句话,是我此时的思想支柱和最强大的“盾”。

我在想,如果她们母女读到这篇东西,不晓得会怎样,虽然不至于骂我,也不见得会高兴。因为她们并不稀罕扬名,不论过去和现在,她们都不乏名声。

我觉得,要写长塘镇的百色人等而忽略了她们娘因,简直不成章法。至少长塘镇的人不会原谅我的胆怯和疏忽。即使挨尹家母女的骂,也得非写不可。当然,我得坦白:我之所以放心大胆地写,是因为她们母女也许都没心思看小说。



五六岁的时候,能记住的事情是有限的,我在那时记忆极深的一件事,偏偏和尹如婵有关。

记得是九月,天高气爽,割完晚稻,鱼虾大发的季节,这季节对于农民、渔民有怎样的意义,大概用不着我费劲叙说,只记得一到这时节,家家夜饭都用新梗米熬粥,煮得满街清香,户户佐餐的小菜,除了腌菜糟鱼外,总有雪刮银亮的毛虾,红白相间的海蜇皮海蜇头,和一盘圆脐青盖的蝲蛄。廊檐下摆开矮脚小桌,朱漆小盘端出这几样家常饭来,爱抿两盅的人就一口老酒一只蟹脚地细嚼慢吮,虽不是鱼肉大宴,那滋味却是皇帝都极想尝的。

这时候,孩子们也似雪天的小狗特别快活,天高地宽,场光路净,不单玩耍多了地盘,大人们也多是好脸色,老酒抿得高兴了的父辈们,不但不管我们如何泼皮淘气,醺醺欲醉的他们自己就如快乐神仙一般,一边吃一边敲着竹筷,拍着膝盖,摇头晃脑哼出几句不成腔不成调的“绍兴戏”或者“西皮二簧”来。

记得那几日,镇上人家忽然都忙忙乱乱的有些慌神,吃夜饭再没那么从容,喝老酒的人也不再那样消闲,各家吆三喝四叫齐了孩子们,慌慌张张地催着快吃快喝,心急得几乎恨不得提起我们的脖子灌;动作麻利的眨眼间就刷洗了锅碗瓢勺;脚手快当的早早就提着灯笼奔到了东门桥头下的河埠头,人喊狗叫,你推我搡,一窝蜂去抢乘那几条小船。

小船呢，也突然金贵得跟皇帝的龙舟似的，摇船老大也要起了刁蛮，小船本是水乡的靴鞋，往日邻里乡亲搭乘都是好讲好说的顺水人情，这会儿却五个铜板乘一人，算得十分认真，而急欲搭船的人呢，莫说是掏三五个铜板，脱下衣裳作典也不会心疼——做什么？大家这是做什么哇？

哎，没听他们嚷嚷吗？“兰桂舞台拔到横山做班呢！不看看小筱丹桂的戏这辈子算白活！”

“兰桂舞台”是什么？后来我才明白：那是一个戏班子的名字，是一个越剧团——按我们那时的习惯叫法是一个“的笃班”的班名。

“小筱丹桂”是谁？就是“兰桂舞台”的台柱子，一个十二岁就学青衣，现在挂头牌的“顶家旦”，后来我才晓得：她的真名叫尹如婵。

为什么称她“小筱丹桂”？难道她真是越剧“十姐妹”之一——筱丹桂的徒弟？那时的演员都有艺名，凡在艺名前冠个“小”字的多是以示源出真宗和对老师的尊重，尹如婵的这个艺名由来长塘镇当然无从考证，“弟子”一说，也很可能出于人们的推测或杜撰。不过，大家都说尹如婵的确标致，不但扮相很似神采俊逸的筱丹桂，只要那哀怨苍凉的“弦下腔”一唱，你保准弄不清是兰桂舞台的尹如婵还是天蟾舞台的筱丹桂。

那么，她是否真的拜过筱丹桂？为什么拜师后不从师跟班而另外挑台？为什么……唉唉，世事比乱麻还纠结，谁晓得这么多为什么？那时的我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晓得，就因为太小，连跟大人一起乘船去几十里以外看戏都不够格，只落了个在岸上跳脚的份。

看着那一条又一条的小船渐行渐远，听着那一船又一船的欢声笑语随着水波浪花渐碎渐隐，我只有气得跳脚，气得眼泪婆娑，那些水花点点滴滴好像全溅在了眼眶里，满脑子转着的就是这句恨恨不已的话：他们多惬意，只有我是“白活”、“白活”！

一片真心可对天。一个小丫头的痴心感叹也能感动上苍——我也没有“白活”！

在以上所述的情景延续了五六天后，镇上人忽又换成了另一番忙乱——那日我和小伙伴们在河埠头的城隍庙前正玩着“嫁新娘”，忽听庙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：一群木匠老司又锯又刨地正修补庙里戏棚的台板；这边一望，只见好多人家都搬出一条高脚梯凳到河埠头又刷又洗；到家一看，我的只要有戏看便可不吃饭的父母，也正请人把那几条又宽又长的梯凳加固一番……

等不得太阳落山，各家扛出的梯凳就成了浩浩荡荡的队列，直奔城隍庙，团团围在了戏台子周围，为防后来者抢前插换，一条条梯凳脚上都连环套似地缚着解也解不开的草绳。

没错，兰桂舞台要到我们镇上演啦！“小筱丹桂”要来啦！

庙小人多，四乡八岳的亲眷好友还要赶来，缝被头，搭眠床，许多人家里菜篮子日日不闲，房顶上终日升着待客的炊烟。为商量维持秩序和安排场次，着长袍马褂的“镇董”们，不知抽了多少袋水烟，最后总算做出了以下决议：因为长塘镇有东西南北四门即四个村，按每村演出两天两夜计，八天八夜的大戏大概可饱全镇人的眼福；而为接待戏班子所需的柴米油盐，则本着平均摊派和自愿捐献的原则，挨家挨户进行募捐。

那些日子里，贴了红纸条募集钱粮的小畚斗成了家家户户最为欢迎的吉祥物，小畚斗不论跳进谁家台门都有所得，即便最穷困的等米下锅的人家，也会高高兴兴地捻出刚刚借到手的一把铜板。

那些日子里，受了这些气氛的感染，我们更觉得就如要过年一般教人急不可耐，大人们翻箱倒柜寻找过年或出客的衣裳，女人们一面咬着苕麻绞脸，一面用茶油把插着银簪子的发髻捋得溜光，顺手也为我们这些女孩子搽点胭脂，在额头捺个小红点。

兰桂舞台来啦！“小筱丹桂”来啦！

我竟忘了第一夜是什么戏，也忘了“小筱丹桂”——尹如婵是什么时候出场的。

在侧台下高高的梯凳上，在母亲的怀抱里，等得早不耐烦的我已经倦眼昏昏矇眈欲睡时，忽听得看戏的人群，排山倒海地吼了一声“好”！随着这一声吼，那密密层层的人浪，也就排山倒海地涌动起来……

我吓得睡意全无，早忘了去看台上，心惊胆战地只顾看正台下边那潮水般涌来涌去的人浪，那自然是男人们；只听得那虎吼雷鸣般的喝彩叫好，一声接一声……待这一切稍稍平静，当我也终于相信这些人浪只不过是时起时伏颇有规律的波动，而决不会发生全排倾倒或颠覆的惨景时，这才放心大胆地又看台上……

哎，这就是那个“小筱丹桂”尹如婵？

说实话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她有多美丽多好看。她那张脸，惨白惨白的，面颊上还涂了层油亮亮的什么东西，就像满脸是泪；眉心和嘴唇都抹得乌紫紫的，好像病得要死；头上用一块暗绿的绸帕包着，那些好看的亮晶晶的珠钗花儿，一点也没有；只见她一摇三晃地走着，悲切切地唱着，像要被风吹折的柳枝一样转着圈，一边哀哀地哭，一边翘着一只尖尖的指头指来指去，挥着那长长的白水袖甩来甩去……

我忽然感觉到了：她别的算不上好看，可把身子飘得像柳条一样是柔得要命的，这只尖尖的弯成兰花样的手指也是很好看的，真的很好看。

我正高高兴兴地做着判断，周围的女人们忽然一片唏嘘，纷纷从襟头扯出手绢擦眼窝。我愕然地望望她们又望望台上，忽听一阵急鼓一

声惊锣，台上的“小筱丹桂”已硬挺挺地倒在那同样硬挺挺的椅子上——原来已经“死”了！……

于是，女人更起劲地嘤嘤哭将起来，男人们也发出了沉重的叹息，这周遭的声音教我也难受起来，鼻头发酸，喉咙发堵，于是泪水不知怎么的就淌在眼眶里又淌在脸颊上；于是当我泪眼汪汪地又去望那戏台上时，终于也觉得戏台上这个死了的“小筱丹桂”很可怜，很好看，虽然是隔着一汪眼泪望的，我仍然望得出这个“顶家旦”果然是很好看的，那雪白雪白的脸好看，那长长的水袖和弯成兰花般的手指头也好看。

就这样，台上的女人一直“死”着，台下的女人就继续哭着；就这样，“小筱丹桂”尹如婵出台第一夜，就赚了女人们一夜的眼泪。

兰桂舞台在镇上果然做了八日八夜的戏，尹如婵果然日日夜夜都出台，只要她一上场，男人们照例是浪涌山倒地挤一会儿，女人们照例要呜呜咽咽地哭一阵，八日八夜，光我母亲就揩湿一打手绢儿。

后来，自然是后来，我才晓得演的那些戏文是叫个什么《一缕麻》、《彩楼配》、《冯小青》、《凄凉辽宫月》、《泪洒相思地》……

后来，自然是后来，我才懂得那尹如婵擅长青衣悲旦，也很会演小生，因为中间演一场《假凤求凰》，她既演旦角又演小生，扮起小旦美丽娇娜，扮起小生俊雅倜傥，唱做潇洒，丰韵十足，把镇上的戏迷们迷得神魂颠倒，年轻女人个个差不多要“癫”了！

后来，是没隔多少时日的后来，在兰桂舞台开拔后的许多时日，“小筱丹桂——尹如婵”，仍然是镇上人，特别是镇上女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；自那以后，女人们也都分外地痴，分外地多愁善感起来。

不信，你就看吧，日头一落，小天井里，美孚灯下，只要几颗插着簪子梳着髻子的脑袋一凑，“这个尹如婵呀！”女人们照例这样痴痴地开了头，于是，一边簌簌地扯着芒线纳鞋底，一边飞出来几句幽幽怨怨的哼唱……

她们唱的调门虽然也凄凄切切，我总觉得不像尹如婵唱的，因此，常常只能教我发呆，却不会教我落泪。不过因为是她们所唱，嘴巴一动一动地看得十分真切，那和说话差不多的唱句也听得字字分明，于是，我便听清了，记住了。

月朦朦月色昏黄。
云暗暗云罩奴房，
冷凄凄奴奴亭中坐。
寒潇潇雨打碧纱窗！

常常不等一段唱完，另几个自以为更高明的，便又另来了一段：

滴沥沥铜壶漏不尽呀，
叮当当铁马响叮当，
苦命人越哭命越苦呀，
断肠人越想越断肠！

“呜呜，不唱这，换一段，换一段，”又一个女人说，不等大家同意，她又挑高嗓子唱了起来：

怕黄昏忽地又黄昏，
不销魂怎地不销魂，
新啼痕压旧啼痕，
断肠人忆断肠人。

这种自发的比赛，教我听得只是入神，只是发呆，也稍稍有点鼻酸，虽然不懂那唱句的意思，但听得女人们这样动情地凄凄切切地唱，我也终于难过起来，心想再唱下去我就该哭了，奇怪的是，哪怕她们赛了一段又一段，我也只是发呆，鼻酸，却始终不曾哭出来。

“这个尹如婵！”我痴痴地想。一边更加用心地回忆她在台上的生动模样，不断加强着自己的崇拜。

尹如婵的确是值得崇拜的。我终于又想起来，她若不扮那种悲戏苦人的角色，就分外好看。她演那个千金小姐王宝钏、珠鬟云鬟，抱了彩球站在布幔围成的“彩楼”上时，真是千娇百媚，顾盼流光，好看极了，“端端像个月里嫦娥！”——女人们说。

我万分佩服她们的聪明，完全赞同这个英明论断。那么，月亮里的嫦娥又是什么样的？那，就是尹如婵这样的。

假若尹如婵在我脑中的仅仅是这些印象，也值不得多讲了。不说后来，就是在当时，我还比这些迷得发癫的女人们多了一层幸运——我在她们都没去过的地方看过尹如婵，听她同人讲话，看她吃东西，从头看到脚地看她怎样吃了一顿夜饭……这个机不可多得和神秘性，曾使我得意了许多时日，也使东邻西舍的女人们又像求佛审贼似地缠了我许多时日。

兰桂舞台在镇上演出的第三日还是第四日？我忘了——那日傍晚，我们正要吃晚饭时，面孔红赤赤的长人阿叔忽然气喘吁吁地迈进门来，用一种极腴腆极神秘的口气对我母亲低声说，他是来代人讨一点点东西的。

长人阿叔常年给镇上打更，有时打短工，“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”，兰桂舞台的戏箱便是他摇来的，戏班开台这几日，他便帮着挑水

做饭。他一开口,母亲便猜他说的事一定和戏班子有关。果然,他又吭吭哧哧地说了:他是代那个“顶家旦”尹如婵来讨点吃食的,要那种腌得金丝溜黄的花菜心——我们土称“菜果头”的,问母亲可有,不等说完,便又信心十足地说,虽然是隔年腌菜,别人家没了,但相信你们家是定规有的……

母亲不等他说完便眉开眼笑,忙不迭地应:有、有。嘿,这我更有数,母亲一晓得他是为“小筱丹桂”尹如婵来要这种爽味清口的腌酸菜,真是恨不得连菜坛子都让他搬去哩!

母亲敲开封坛的泥盖,抓出了满满一钵子。长人阿叔连连说够了,母亲还伏在坛口不停地抓,满得都快没法端了才罢休……长人阿叔连连称谢不已,接了钵子就往外走。

我忽然生出一念来,乘母亲不注意,尾随在长人阿叔身后出了大门,然后大叫道:“等等,长阿叔,我要去望顶家旦吃饭!”

长人阿叔住了脚,颇为为难地看看我,又颇费思量地皱皱眉头,说:“小小囡勿要去哟,没什么好望的,做戏人落台吃饭,也是两片嘴嚼嚼咽咽,同我们平常人一色一样,没什么好望的哟!……”

他越这样讲,越勾起了我的兴趣。长人阿叔常为我家舂米,我对他是极熟极熟的,我很知道怎样一缠便奏效。于是我的“牛皮糖”连连扭了几下,又猛然一蹲,做出就要躺在路上的样子,长人阿叔一见,便慌忙腾出一只手来,二话不说地牵了我,走了。

我连蹦带跳,开心得真想笑死。

戏班子就宿在做戏的城隍庙,庙里的两厢厢房,很严密地挂了几片布帘,想是住人的,厢房后面用几张芦苇一围,便是他们的灶房。

我们去时,他们正热热闹闹地准备开饭。

长人阿叔真会哄人!谁说没什么好望?谁说落台的做戏人和我们一色一样?明明不一样嘛!你看他们多热闹!

大概是省得晚上再化妆,许多做了日戏下来的人,脸上依然带着彩,几个武行打扮的,仍穿着松松垮垮的灯笼裤,上衣是那种白布小袄,胸前腰上还紧紧束着宽布带,他们连走路也扎着八字架势,很威武的,每人手中端了一只大得吓人的海碗,米饭盛得满泼溜尖,上头随便倒了点什么菜,或翘脚一站,或盘腿一坐,狼吞虎咽,一碗冒尖的米饭三两口就扒得平平的;几个涂粉抹红的小孩子,当然也是他们的孩子,叽叽呱呱地围着一大盆红腾腾的油汤,你一勺我一勺地抢着舀,哧哧溜溜的,喝得一片山响。

我望呆了,一边就想着假如我也是他们该多好,我就夹在这班孩子中间吃饭,一定也吃得这样有滋有味,可就不晓得那汤是什么汤……就在我用力咽了两下或者三下口水时,有人轻轻拍我的头。

当然是托着菜钵的长人阿叔：“你不是要望她吗？走吧！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我是为尹如婵才来的，她不在这儿，她当然有另外的吃饭地场，“顶家旦”嘛！

长人阿叔依然一手托着钵子，一手牵了我，绕来拐去地走，终于绕到了一方布帘子前。

我的心一阵紧跳。

像是打信号，长人阿叔住了步，极轻极轻地咳了两声。

布帘子静静垂着没见动，却从里面传出了一记少气无力的声音：“是长阿叔吗？要到了吗？劳你拿来吧！”

我立刻屏了声气，像只小兔子似地跟在长人阿叔身后溜了进去。

小房间很暗，一刹那间我竟看不清人在哪里。

哎，这就是她，这就是落台的尹如婵！

她莫不是病了？懒洋洋地歪在一个被垛上，也穿那缚着宽布带的白布小袄，也穿那宽腿裤，脸上也带着红艳艳的妆彩，可不知怎的，我觉得她很瘦，比在戏台上看着瘦多了，两个颧骨都突了出来，那眼睛也格外大，格外黑，骨碌碌地盯着蚊帐顶出神。一见我们进去，哎，应该说一见端了小钵子的长人阿叔进去，她才从被垛上坐了起来，一见那黄溜溜的菜，那黑晶晶的眼睛分外亮了起来，连声说：“多谢阿叔！多谢阿叔！”说着，便低下头来趿那床前的鞋。那鞋，自然也是戏台上穿的鞋，薄薄的，小小的，鞋尖上缀着一绺红穗穗。

“哎，阿叔，有劳你了，就放这茶几上吧！”

我这才看见床前果然有一张小茶几，几上还有一小碗不冒热气的米饭和一碗也是红腾腾的汤，大概因为她是“顶家旦”吧，那汤里还影影绰绰地漂着两块红烧肉，肉太小，汤太多，那汤就像水漫金山，一片汪洋地浸淹着那两块肉。

长人阿叔放好了菜钵子，就恭恭敬敬地垂下双手，弯腰退身出去了，是过于恭敬还是过于紧张，他竟忘了叫我一同出去。

我自然乐得呆在壁角，屏着声气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尹如婵，看着她怎样用那细尖的戴了一只戒指的手抄起筷子，怎样笑微微地去夹那钵子里的“菜果头”，张开那红嘟嘟的小嘴咬住，然后嚼得脆爽响亮，津津有味，那碗米饭，却一口未动，那碗肉汤，也依然水荡荡地自漫“金山”。

呀，她的嘴那么好看，下唇有一道深深的唇沟，显得那小嘴分外饱满鲜润，她的牙齿这么整齐雪白，白得就像蛤蚧壳，这样的嘴和牙齿，就是在咬嚼“菜果头”时，样子也分外好看……我痴痴地想。

“咦，依格小姑娘是啥地方来咯？你叫啥名字？”她忽然发现了我，两眼亮亮地叫，一面招手道，“喂，过来，小姑娘，过来！”

我慌了，连忙往后一躲，谁知背后撞进来一个汉子，撞得我差点跌

倒。

那汉子却不管我，快步走到尹如婵跟前，弹起一双暴突突的乌眼珠，大呼小叫道：“如婵，依又勿吃一口饭？！格是啥物事？咳！格种的骨溜酸的物事那能当饭吃咯，吃多了伤胃口，依总是勿听劝！……”

尹如婵并不理会那汉子的啰嗦，示威地索性把饭碗推过一旁，依旧一根根夹那“菜果头”。

“依倒是听也勿听？”那汉子急了，把小钵子重重端到旁边一摔，吼道，“依勿要命啦？依勿吃饭，夜里厢还亮勿亮台？”说着，便要去夺她的筷子。“依管勿着！”尹如婵也急了，夺不过筷子，便恨恨一甩，用力过猛，那饭碗哐啷一声扣在地上！

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拨开帘子，逃了出来。

帘外照旧人来人往，有人一定听见了动静，可也只在外面侧侧头，竟没有人去掀帘看个究竟。

那人不会打她吧？她不会死吧？……我忽然怅怅起来，放慢了脚步。来时的高兴劲头立时没了。

这就是我那独特的见闻，不知为什么，后来，当东邻西舍的女人穷追紧问我这一切情景时，我竟又变了心情，我一丝丝都不愿提起那个凶巴巴的汉子以及那只扣到地上的饭碗。我翻来覆去讲的是尹如婵那戴戒指的手指那么漂亮，她如何爱吃“菜果头”，如何用那好看而整齐的白牙把“菜果头”嚼得脆甜爽响……“喔，喔，勿吃饭，吃菜果头？！”女人们感叹着，相互望望，一个个把眼珠瞪得溜圆。“咦，这人儿怕是有双身了呢！真的，一准是！”“瞎讲！你这鬼属！人家是挂头牌的红角儿哩，一班人全靠她吃饭哩，她又没嫁老公，上哪怀的双身？瞎讲！”“你晓得？教你晓得？做戏的人嘛，有几个保得住清白的？上次她在江州演，多少人往台上甩金戒指银洋钿，我听说……”“瞎讲！你这鬼属，你也不过是听人……”“怎么是瞎讲？明明是那样……”

女人们更加热烈地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来，于是又齐齐地捉了我的手问：“喂，你是看她吃了好多菜果头么？是么？你说说，你是……”

我不晓得她们在争论什么，但她们那诡秘的神气让我很讨厌，便把头一扬，大声说：“你们自己去看嘛，问我，我哪里晓得！”

女人们还不罢休，苕线也不捻了，鞋底也不纳了，心肝宝贝地搂住我，怂恿着：“傻囡妹，我们大人哪好呆头犯相去望人家吃饭的？好囡妹，说呀，她是真吃了那么多……”

我十分着恼，不耐烦了，又把头一扭，嚷道：“勿晓得就是勿晓得，我忘了！”我从这帮碎嘴饶舌的女人身边逃了出来，真烦死了。

是的，尽管我不懂她们为何那么关切尹如婵吃菜果头的情况，但心里多少有数了，这些女人并不都在讲尹如婵的好话，她们真讨厌，真饶

舌得讨厌！这一想，便不由得更想念起尹如婵来。

哦，尹如婵是教人忘不了的，她两眼乌亮亮的一笑，多美！她闪着那雪白雪白的牙齿讲话时，那鼓鼓的、唇沟深深的小嘴，多好看！她用那吴依软语叫我“小姑娘”时，那嗓音多好听！……

想着想着，我便有点没着没落地凄然起来，心里一动，便扯开喉咙，大放悲声地唱了起来：

滴沥沥铜壶漏不尽呀，
叮当当铁马响叮当，
苦命女越哭命越苦呀，
断肠人越想越断肠！

我知道那最后一句应该悲哀地拖了长腔挑上去的，于是憋足了嗓门，用尽气力把那个“肠”字拖得又长又悲哀。

远远地，女人们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我一愣，立即气得要死。

“鬼属！嘿，刚才她们那眼泪，都是假的！”我也远远地瞪着她们，愤愤不已，“都是假的！”

我未免太爱生气了一些，说实在的，女人们，镇上的绝大部分人，是真心喜爱兰桂舞台和尹如婵的。戏班子开拔时，全镇四个村轮流盛宴饯行自不必说，又慌慌精制了两块大匾，请本镇书法最好的小学校长成亦初撰写匾额。据说成校长为思谋这两款题字，苦吟了一夜，翻烂了半本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，方才大笔挥就。一块题：馨香满路；另一块题：辉煌中天。不言而喻，一是敬送兰桂舞台，一是单赠尹如婵的。

听说，匾额制就，兰桂舞台的班主在接受时却面有难色。可不是么，带着这么沉重的大匾串村走乡不啻是个负担，而长塘镇又偏偏学不来外头城市赠送花篮这种洋招招的，亏得“长袍马褂”们尚不傻笨，当下又在“昌明”绸布庄裁了两轴金龙杭缎，还由成校长执笔题写，七八个巧妇一齐飞针走线，一时三刻便绣成了两面锦旗，班主这才欢天喜地，敬谢不迭。

戏班子走的那日，全镇四门空巷，家家“倾巢出动”，夹道相送，管乐笙箫加上小学校新置办的铜鼓铜号，声震云霄地欢送戏班子到下船的埠头。在男女老少的恋恋痴望中，两面金碧辉煌的锦旗，飘红飞彩地掩着三条装满了戏箱行头的小船，在碧水青波里渐渐远去。

兰桂舞台和尹如婵在长塘镇演了八日八夜戏，给小镇人留下的岂